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论著

学习参考资料

第二辑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文艺理论教研室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论著  
学习参考资料

第二辑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

一九七九年五月

# 目 录

## 关于恩格斯《致敏·考茨基》

马克思致敏·考茨基 (1881年10月1日) ..... (1)

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 (1894年3月21日)

(摘录) ..... (2)

\* \* \*

敏·考茨基致弗·恩格斯 (1855年10月15日)

(摘录) ..... (4)

敏·考茨基 旧人和新人 (节选) ..... (4)

弗·梅林 敏娜·考茨基 ..... (28)

切西利亚·弗里德里希 《敏娜·考茨基作品

选》序言 ..... (30)

切西利亚·弗里德里希 《格里兰霍夫 (古怪

庄园) 的施蒂凡》内容简介 ..... (44)

切西利亚·弗里德里希 《海仑娜》内容简介 ..... (45)

切西利亚·弗里德里希 敏娜·考茨基的著作

目录 ..... (47)

\* \* \*

卡尔·考茨基 《我初次在伦敦居住》一文第三

部分《访问马克思》(摘录) ..... (51)

卡尔·考茨基致弗·恩格斯 (1885年3月21日)

(摘录) ..... (54)

关于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

恩格斯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摘录） .....	(57)
恩格斯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英国 版序言（摘录） .....	(63)
恩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摘 录） .....	(65)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1883年12月13日）（摘 录） .....	(66)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三卷（摘录） .....	(67)
* * *	
玛·哈克奈斯致弗·恩格斯（1888年4月5 日） .....	(67)
玛·哈克奈斯 城市姑娘 .....	(69)
Л·阿林什坦 玛格丽特·哈克奈斯 .....	(164)
* * *	
巴尔扎克 《人间喜剧》前言 .....	(180)
巴尔扎克 关于工人（摘录） .....	(194)
巴尔扎克 关于劳动的信（摘录） .....	(195)
巴尔扎克 社会解答（摘录） .....	(196)

马 克 思  
致 敏 · 考 茨 基

1881年10月1日于伦敦

尊敬的夫人：

给您寄去一封写给我女儿的短信①。阿尔让台紧靠巴黎，从圣拉查尔车站乘车，大约只需要二十分钟。

要不是我妻子得了重病，恐怕是不治之症，使我们中断了同外界的交往，我本来是准备请您来伦敦到我家作客的。您的儿子大概已转告您，我们全家多么赞赏您的作品。

真诚地祝您身体健康。

最忠实于您的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18页)

---

①燕妮·龙格。

恩 格 斯

致弗·阿·左尔格

1894年3月21日于伦敦

.....

《前进报》上登载的考茨基老妈妈的长篇小说《海伦娜》你看过没有？她把许多还活着的党内同志，包括莫特勒和他的妻子，搬上了舞台。这是对格莱哥尔·萨马罗夫（奸细梅丁）的低级趣味小说的拙劣模仿。我很想知道，这当真会那么顺利。《前进报》接受了这种东西使我有些吃惊。“小品文”栏是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老妈妈审查的。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216页）

敏·考茨基

致弗·恩格斯（摘录）

1855年10月15日，维也纳

崇敬的先生：

我非常抱歉，不管您从杰尔塞回来之前我就必须离开伦敦，我得招认，我曾真正渴望还能和您再有一次会晤。

这种渴望目前既然得不到满足，我只能寄希望于将来了。但是请您允许我向您致衷心的感谢，为着已得到的收获，为着我在您府上所度过的那些时辰，我在您府上感到非常亲切和舒适，那些时辰对于我多少是令人鼓舞和饶有风趣的，使我不会忘掉的。

（接着她谈到对伦敦的印象不好，又谈到归途的情况，维也纳气候风景等等。——译者注）

……现在我们这里山上当然铺满了雪，天气已很冷了。在您那可爱的舒适的家里所有的人也应都在围炉了，在夜晚炉火已生得很旺了。我想象到壁炉架上的镶嵌的整块玻璃，想象到海伦小姐坐在摇椅里听着躺在她脚边的那条老黑狗在汪汪地地叫，一直到它得到它的那一份啤酒为止。如果您在这样天黑得早的夜晚有时没有什么更好的事要做，我就请求您把《旧人和新人》抓到手里过目一下。我冒昧地随这封信把我的这部作品寄给您，您曾经允许过让我寄给您看。

希望您在方便的时候通过卡尔让我得到您对这部作品的评语，某些部分有毛病也请不吝指出，那我就感激万分了。

……

（《恩格斯和卡·考茨基通讯集》第  
185—186页，1955年，维也纳出版，  
北京大学西语系译）

敏·考茨基

## 旧 人 和 新 人 (节选)

### 〔内容简介〕

《旧人和新人》在中心点上，描写了一个年青姑娘的命运，她父亲曾作社会哲学家而活动过，他去世后，爱莎·玛尔到亲戚家过活，在维也纳熟识了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生活，这些就是“旧人们”。她本来是在无神论的教养下长大的，现在却被交给一个天主教神父去受感化。她逃到“新人们”中间去，他们是以她父亲的助手阿尔诺德·勒费保，瓦伦丁·霍费和他的兄弟，一个青年矿工为代表人物。人们在搜寻她时，发现阿尔诺德和乔治在矿工中进行政治宣传。警察搜查了矿工宿舍，在阿尔诺德和乔治被捕之前，由于不按规章乱掘而导致矿坑的塌方，震倒了宿舍。阿尔诺德和瓦伦丁在救护工作中牺牲了，爱莎跑到美洲，乔治跑到德国，去参加那里的革命运动。

### 盐 矿 工 人 们

下班回家的盐矿工人们，是些中等身材的瘦子，大半面貌俊秀端正，只是肤色苍白，对于每天在地下干活十二小时的人们，这是很自然的。

他们舍不得穿漂亮的矿工制服；他们自己缝制的黑布上衣于今已变成他们买不起的衣服了，所以他们都穿着山地居户的



服装：山羊皮革短裤，绿色羊毛绑腿，和一双笨重的爬山钉鞋。背心是敞开的，红围巾很松散地围在脖子上，一条浅灰色的套衫搭在肩上，背上背着一个旅行袋，里面装着整个星期的干粮。袋上还系着防雨布衣、厚背心，和克勒特族式的简单的印花旧衣。

他们踏着稳定均匀的步伐，膝盖柔软，这就是说：膝关节有些摇摆，以便在下坡时减少身体的震动。

他们在绿帽沿上插着一束杜鹃花或者鼠麴花，这是他们带给家人的、表示来自矿山的问候。此外，他们身上就看不出什么欢乐景象来。

他们寂静地来到那儿，彼此不笑也不闲聊，面孔上表现出一种严肃的受压迫的神色，显得有些困倦，甚至淡漠。

在严酷的纪律之下，他们已经弯着腰干了一个星期的活。现在他们渴望着按时获得自由和恢复家庭生活，可是一想到家里人，眼前摆着的又是一幅穷苦图景，每周微薄的工资不能糊口，现在这两天还得要尽力挣扎去找一点副业，可惜的是副业不是每个人都找得到的。

一来到山谷地，他们就分了手，既不握手，也不打招呼。

一个往这边，另一个往那边走。第一批人过去了，接着又来了第二批，其中有乔治。

他走得很轻快灵活，二十二岁的小伙子本来走路都是这样；手里的棒仿佛是替别人拿的，他根本不用它支撑。他跳过沿路插在石缝里的木栅栏，越过岩石，就走上最近的小路。

他母亲走上迎接他。

当她跨过门坎时，乔治已把装有外套的背囊扔到门前的凳子上，自己就坐了下来。他脱下帽子，用袖子去揩汗湿的额头。

他看到了母亲，一声不响地伸手给她握，她盯着他看一眼，马上就知道他一定碰到了什么不快乐的事。怀着母亲的忧虑，她忘掉了一切，坐在儿子身边。

阿尔诺德也出来了，停在走廊里。他想偷偷地观察一下这位青年盐矿工人，这位青年一开始就引起了她好奇的兴趣。

这位矿工坐在矮凳上，向前弓着腰，把双肘搁在膝盖上，双手捧着头。他好像在用简短的不连贯的词句跟母亲谈话。阿尔诺德发见他的身材清秀端正，比瓦伦丁的体格要魁梧些，健壮些。头型是克勒特族的，这是这个矿山区远祖遗传下来的，在这里人们还可以看到真正法兰西人的头型。浓密的深褐色的头发，微鬃着，分成几道，垂到憔悴的苍白的额头上。面孔下部还没有变成褐色，现出一条黑黑的痕迹，预兆着他的胡子将来会比当地人所具有的胡子更加粗壮。尽管他年青，面孔上已现出较严肃忧郁的神色，当他把薄嘴唇闭紧，就象现在这样，停止说话的时候，他的表情就显的很严峻。

“完啦！”母亲喊道，就象在绝望时做的那样，她把双手合了起来，“他们还扣了你三天的工资，你说一说，你干了什么事，你到底干了些什么啦？才落到这样严厉的惩罚呢？”

他耸了耸肩，一句话不说。

当她开始对他更大声地埋怨谴责时，他向她伸出手去好象要进行防御似地，“算了吧，你谴责我的话就是我早就谴责过我自己的话，做了一件对不起你的事，我答应你今后永远不再做了，妈妈”。

人们是会相信他说的话的，因为他的口气是这样果决。就在这时候，阿尔诺德从门里走出来了。

母亲把儿子推到阿尔诺德来的方向，喊道：“老天爷，我把这位先生完全忘掉了，你瞧瞧！转过身去！这位先生是跟瓦

伦丁一起来的，他要认识你，我还向他过分夸奖过你哩。当时我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而现在你可真叫我感到羞耻。”

乔治已经站起来了，额头腓红，狼狽地看着这位陌生人，尴尬而又笨拙地伸出手去握住向他伸来的手。

他不知道说什么话好，但是阿尔诺德却懂得现出热忱的亲密的神色，象老犟子会见青年人都预料到他们会有同样的同志式的情谊一样。

乔治有些惊奇地看着他。阿尔诺德注意到这位盐矿工人的一双眼睛很特别，大而亮，四周围着很浓的眉毛和眼毛，尽管他的表情有些羞怯和稚气，却表现出一种高度的智力，那种洩露他精神生活的闪光。

瓦伦丁说了一句俏皮话，他用滑稽的方式向他兄弟打了招呼，也向先已在坐的工人们愉快地致意问好。

现在是晚一些到的那批人，他们是些走不快的或是不必匆忙赶路的人。

他伸手去牵米琪尔，一位银灰色头发的老人，把他引到凳子挨着他母亲坐着休息，那老人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个建议。

那老人谦让地微笑着说，脾脏就象刀割似的痛，现在随着年岁的增长，就象山也在增高似的。

他上矿山干活于今已三十七年了，就只希望能休息一下，他就象对一件事说不清楚的人那样摇了摇头。

一个瘦小的工人，蓬松的红胡子，一双眼睛从散乱的红眉毛下面突出来，他没有象他的伙伴们给人一种好的印象，他走近来。当他走过坐在门前的人们以后，突然转过身来向着他们，忽然好象想起什么似的，他喊道：

“喂，老大妈，你的孩子又出事了，你听说了吗？芮斯尔你本该让他在学校里多待一些时候的，他没有书就不行呀！”

母亲接着埋怨说，“我的老天爷，他们为什么扣了他三天的工资，我怎么也不懂得，他自己又不肯说。”

“为着看书的事，你现在可知道了。”

“什么书，法西丁格？”

“带到矿山上上去的那些书呗，尽管他知道在矿上唸书是严格禁止的。”

“他们这一切印刷品都很严厉哩，”米琪尔老汉带着安慰的神色转向特芮斯<sup>①</sup>老妈妈，好象向他分析事情的真相似的：

“厂主老爷老早以来就凶恶起来啦，他连矿工监督都当面申斥过。在工人宿舍里不顾禁令，又有人在阅读，他说过：我不要什么搞政治的和鼓吹信仰自由的人。”

“对，可是火到处在点起来，尽管早就加以禁止了。”法西丁格插了一句埋怨话。

“对呀，许多次，有人带着蜡燭头，当他躺下，就把它点起来，这对旁人倒没有什么，可是在我们中间告密的可太有人在哩。”

这时瓦伦丁大胆地插了一句，同时把眼睛盯住法西丁格，“对于光棍二流子们，告密倒是不赖。”

米琪尔很不安地转过头，暗示他住嘴，然后又向霍费大妈说，“芮斯尔，你知道，那里近来发现一种报纸，那倒真是无辜的，”他开玩笑地霎了一霎友好的眼睛，接着说，“那只是一种教会办的小报，叫做‘朝山进香者’，但是它还是被没收了，根据原则根本什么也不能有，什么也不能读。”

“现在不准，过去也不准我们这样的人做的事，而难道他就

---

①特芮斯是乔治母亲的名字，她的丈夫称霍费。

认为可以去干这种稚气的事吗？”法西丁格喊着，他发火了，“已经预先劝告过他了，再这么干的话，他就要被开除啦。”

霍费老大妈流着泪说：“你这倒霉的孩子，你在想什么呢，你要送命，也要我送命吗？他算碰上好运气啦，老爷们对他是很好心的，为着阅读那劳什子书笈，他把自己全毁啦！”她用围裙揩了眼泪，接着又说了一声：“完啦！”

乔治不声不响地坐着，瞪着忧郁的眼睛向前看着，不答任何问题，也不替自己辩护，把头低垂到胸口，就像一个罪人在控诉的压力之下那样。

更多的工人来了，其中有砍树的工人佛朗泽尔，一个高大的小伙子，一把金黄色的大胡子，上身很短，而一双腿子却长得不成比例，他是一个最有勇无谋的小伙子，在没有人去的山坡上砍树，现在他歇工回家了，肩上背着斧头，这并没有冲淡他那副粗豪的面貌。

“哼，我不会为那种事情受到惩罚的，”他粗鲁地笑了一声说，“谢谢上帝，我不会因为看书被人抓住的。当我抓到一张报纸把里面的字一个一个地拼出来，而它讲的却并不是实话，我可就白费力气啦。哼，把读书的事让给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吧，他们此外不用做什么有道理的事，他们不愿干活。我们需要的是别的东西，我们要的是食物，不是读物。”

“那才是正经话，”周围的人都喊，赞成他这个主张。

“我也那么说，这样做对我们没有好处。相反，只会让我们倒霉，因为引起厂主老爷反对我们。”法西丁格肯定地说。

另一个人说：“我也不读什么书，我心里想，凡是惹麻烦的事不要粘身。”

“当然呵，多读一本书，少读一本书，到头来还是一码事。”

一阵短暂刺耳的含有说不出来的讽刺味儿的的笑声，人们都转身向刚才说出这番话的人。

人们轻声地说，“菲理德尔！”

一个瘦长身材有着苍白面孔的人已经挤到他们中间来了。挤进来之后，他就站在结集在一起的人群里，人们开始散开，从他那儿退出，让着他。

这个人的胸膛是凹下去的，腮帮也是如此，但是过去一定很漂亮强壮，深陷下去的双眼，现在还闪出一道光，表现的不是抵抗，抵抗对于他来说是早已过去了，而是一种内心咬嚼着的仇恨。

“诸位说得对，”他用嘎哑的声音说，由于嘎哑，声音就变得很尖细，“诸位用不着什么知识，完全用不着，太多的知识会叫人头疼，别人会替诸位找知识，会用他们的知识很好地为诸位服务。他们会替诸位操心——像父亲那样操心，哈，哈，哈！”说了又嘎哑地笑了一声。

霍费大妈把围裙从眼睛上拉下，一看到这个人的声色，他的火气就上来了，揩干了眼泪，她就紧紧地抓住乔治的肩膀。

她忿怒地喊道：

“看这个家伙呀，他一生都是在抵抗，他幻想只要他把许多书塞进脑袋里就可以用来横冲直撞，哼，他自己撞破头啦。你瞧瞧那个菲理德尔，只看他一下，就会看出你的未来了，如果你不趁早改过自新的话。”

“或是如果我不趁早离开的话，”乔治痛心地冲出这么一句话，他母亲在惊骇中睁开了大眼，双手合着拍起来。

“你说的什么话！要丢开我们的家乡，要丢开我！”她气的几乎出不得气了。“走吧！就像瓦伦丁那样干吧！你们当然不再需要我这个老太婆了，可是你这傻孩子简直不知道，

如果没有她替你缝缝补补，你不老是爱那样干干净净的吗，是不是？你倒看看，谁会给你干这些，这么干？我可以告诉你，任何事情也不能叫我离开这里，我决不开这坐矿山，我可不是个火车头能奔驰不停地周游世界，我的上帝让我生在哪里，我就死在哪里，我这副老骨头不能埋在异乡黄土里。”

米琪尔老汉敲了敲这位激动的老大妈的肩膀表示安慰，眨眼向她微笑说：

“我也这样想，特芮斯，我也不想走开。那不过是乔治的一句话，谁知道他是否会坚持这样做。我们都爱家乡，这就好像是一种病。”

“我们不能离开，”其他人也强调地说道。“至少是我们受不了外乡的空气，从我们的士兵们谈话中我们听说过这一点。”

“我们不能离开，”菲理德尔用他愁惨的调子喃喃地说，“这固然是一种迷信，但是我们每个人丢不掉它。”

“城市里的那种竞争，我们这些人就受不了，”一个瘦小个儿目光单纯的工人说，“我听说过这一点；我敢说，只要一个人好好地为人处世，不犯什么罪，他还是可以安安稳稳地活下去。”

瓦伦丁笑着补充了一句：“可以安安稳稳地活受罪。”紧接着这一句话的是一阵大声的、普遍的赞同声。

现在不再是发议论的问题，而是要站在现实的基础上了。每个人都懂得这种活受罪，每人都忍受着这种好像生下来就粘到身上的灾害。

有些人说，这种活受罪越来越厉害；另外一些人说，它正变成不大感觉到的了。

米琪尔点了点漂亮的白发苍苍的头，沉思地微笑着。“早

先似乎还有多种优待，每个人和他一家人还分到一分口粮。”他说道。

“那是很早的事了，那时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些猪油。”另一人接着说。

“还有木料哩。”

“还有木料哩。”

“还有加班的报酬。”

“当然罗，是很少量的，一两个钱币。”

“是那样，对，对，”米琪尔结结巴巴地但是和霏地说，“但是早先一切东西都便宜得多，现在物价飞涨，东西买不起，四周围地里长的很好的东西全都运送到索仑巴特去了，我们须从那里买回来，实物的支付一点也没有啦！”

“完蛋啦！”众口同声地喊，就连秘密雇去监视工人同志们的法西丁格也在咕噙：“现在我们能抓到手的只有盐，但却没有要用盐的食品了。”

“他们从前把分配给工人的叫做必需盐，现在把它叫做恩赐盐了。”菲理德尔插嘴说。

“恩赐盐——恩赐盐——那是真话！”

这个称呼从一张嘴传到另一张嘴，在重复中愈来愈表现得有力，这使工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今昔的对比了。乔治原先把两只胳膊交叉在胸前，心不在焉地瞪着大眼向前看着。现在他突然地抬起头来，由于他的内心激动，他一下脱口而出：“他们没有权利那样称呼盐，我们不能忍受这种耻辱！”

大家都惶惑地瞪着眼睛看他。

母亲更气忿地说：“你那话是什么意思，你又在过问你不懂得的事情啦。”

乔治好像没有听见母亲的话，接着说下去：



“这里取得的盐是我们工人花血汗从矿坑里挖出来的，每年的纯利就是七千万元，我们所得到的用来涂面包都不很够的那一点盐能叫做恩赐盐吗？”

大家都围上来了。

“七千万纯利，那不可能，七千万，谁说的？”

“没有人说过，我是读到的。”

“啊哈，真相大白了。”法西丁格兴高采烈地喊，“诸位都听到啦，他是读到的呀！”

“他是读到的，”大家都喊起来，心里都纳闷，像这样关系到他们切身利益的消息从哪里能读到呢。

“他是在报上读到的，”法西丁格恶意地说，“报上说的话，我们不要相信，都只是一些无稽之谈和谎言。”

霍费寡妇斩钉截铁地说，“即使千真万确，是叫必需盐还是叫恩赐盐，管我们什么事，我们每口一年分配到十二磅盐，这是不会变的。”

旁人接着说，“至少我们对此无能为力，而且也不会变更。”

那寡妇又说教起来，“如果什么地方出现了不公道的事，坐在法庭上裁判的有上帝，不是我们的事，上帝会知道他为什么恰恰作出这样的安排而不是另样的安排。”

米琪尔听天由命的爽朗的微笑，瞧了她一眼，然后伸出手去，和她紧紧地握手。

“对，老大妈，你说得对，那是我们的最好的安慰，也是唯一的安慰，只要我们相信老天爷，那就万事大吉啦。”

他站了起来，支着手杖，沿着上坡路慢慢地走去。

其余的人也三五成群地散开来了，朝着临近的栅子走去。砍树的弗朗泽尔刚才张着大嘴听过大家说的话，看起来像是在沉思中，想着那些他很少见的事。“我的天啊，”他像是自言